

## 一所為鄉村生活而設的小學：在提洛邦，奧地利最小的小學面臨關閉危機

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

5 名孩童，1 位教師。位於 Ginzling 的這間國民小學是全國規模最小的一所——儘管當地所有人都對它讚譽有加，它仍必須為避免關閉而奮力抗爭。

當 Marisol、Simon 和 Tobias 進行數學筆試時，他們相較於奧地利其他學生有一個劣勢：他們無法抄別人的答案。因為在他們的學校裡，空間實在綽綽有餘。進行筆試時，每個人都可以坐在一間獨立的教室裡。或者換個角度看：他們必須如此。

此外，他們的校舍在其他方面也配備得十分完善：有一間配備多種器材的體育館；平板電腦的數量比學生還多；還有一間專門用於自然與社會課的教室，裡面包括一個太陽系模型，或是一張擺放著當週「實驗主題」的桌子（前不久展示的是畢達哥拉斯的「正義之杯」）——甚至連護貝機也一應俱全。

聽起來像是一棟氣勢恢宏的校舍，實際上卻是一棟位於提洛邦深山中的兩層樓房。4 年級生 Marisol、Simon 和 Tobias 與 3 年級生 Samuel 和 Emily 一起，就讀於全國最小的學校：1 名教師，1 個班級，5 個孩子。

在教師短缺、學生人數過多的時代，這無疑是一種極致的奢侈。然而，這樣的情況恐怕很快就要劃下句點了。因為位於 Ginzling-Dornauberg 的這間國民小學，當地人通常只稱其為 Ginzling，對提洛邦教育局而言規模過小。根據《提洛邦學校組織法》，在連續 3 年的期間內，一所國民小學的平均在校學生人數必須至少達到 10 人，否則就必須關閉。對於 Ginzling 的這所學校來說，如今這項門檻已過高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也難以達成。

這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，該村的人口數量近年來停滯不前：去年年初時為 346 人。Ginzling 位於 Zillertal 盡頭的起點，Zemmbach 東側的居民隸屬於 Mayrhofen 市鎮，薩爾斯堡教區；而西側的居民則屬

於 Finkenberg 市鎮，因斯布魯克教區。儘管行政與教會隸屬不同，大家共同的身份仍是 Ginzling。

### 因學校而延續的村莊生活

Ginzling 沒有雜貨店，也沒有郵局或足球場，與山谷地區相比，那裡幾乎不存在所謂的滑雪後娛樂 (Après-Ski)：冬季開放的設施不過只有 1 座拖牽式滑雪纜車和 1 條越野滑雪道。然而，在每年 5 月至 10 月之間，每天都有數百名攀岩者來到村中，攀登群山——這裡是一座自然公園。因此，村裡仍維持著為數不多的幾間旅館，中心地帶設有一座音樂涼亭和一座教堂。以及那所學校。

正是這所學校被認為對一個充滿活力的村莊共同體尤為重要，《標準報》在 Ginzling 採訪的所有居民都深信不疑。那麼，這一切真的必須就此畫下句點嗎？

### 對抗客廳氛圍的儀式感

星期二清晨，將近 8 點。老師 Lukas Egger 在校門口迎接他的學生：「早安！」中午放學時，Egger 會與這 5 個孩子一一握手道別。這樣的儀式對他而言非常重要，這位 34 歲的教師表示：「只有 5 個孩子時，有時難免會出現一種客廳般的氛圍，每個人都隨意開口說話。」有條理的結構可以對此加以平衡。在 Ginzling，和其他任何 1 所學校一樣，也有 1 份課表。

不同之處在於，當臨時調整課程或更換教室時，班級不會與其他班級產生衝突。因此，手工課與自然與社會課有時可以互相對調，只因為當天更適合先進行剪紙活動，之後再透過使用花園水管的實驗來體驗虹吸原理。

無論如何，紀律並不成問題，這裡終究仍是一所學校，這位老師說道。他用來顯示班級是否吵鬧的號誌燈並不需要派上用場，在《標準報》造訪期間，這盞燈始終保持在綠燈狀態。

### 四年級生作為「小幫手」

Ginzling 的國民小學生多半以自主學習的方式上課。他們必須在 1 週內完成分配的作業，至於何時處理哪一項任務，則可以自行決定。Egger 表示，傳統的講授式教學幾乎不存在，這也與不同年級、不同

學習內容同時聚在一個班級中有關。

目前只有 3、4 年級的學生，這並不是一項太大的挑戰。然而在下一個學年，預計將有 4 名一年級新生入學，「這將是一種全然陌生的組合。但有兩位熟悉學校運作的 4 年級生作為『小幫手』，一切一定會運作得非常順利。」Egger 對此深信不疑。

幼兒園設在同一棟建築內，兩位幼教老師在許多方面與樓上的小學密切合作。大家會一起迎接聖尼古拉斯（聖誕節傳統人物）的到訪，一同去攀岩，或在課間分享點心。全日照顧服務不僅學生可以參加，兩歲以上的幼童也能加入，彼此之間並不存在隔閡或適應上的問題。

### 身兼二校校長

國民小學的校長是 Petra Hofer，但她的主要職務其實是負責鄰近 Mayrhofen 的學校管理，而 Ginzling 的學校則由她一併兼顧。H 校長坐在教師辦公室時對《標準報》表示：「我們在這裡擁有一個天堂。」在其他地方，教師辦公室或許常給人壓迫甚至令人畏懼的感覺，但在 Ginzling，它只是一間小小的房間。她雖然必須將所有表格填寫兩次，但這樣的付出是值得的：「你們一定要看看，當孩子們上台表演時，人們眼中閃耀的光芒。那些在別處或許只是小事的活動，在這裡卻能讓整個村莊都動起來。」

H 校長以只為兩名孩童舉行的初領聖體作為例子，她說：「就連管樂隊都會上場演出。」孩子們也會回饋社區，在為 Adventuagacht（降臨節慶祝活動）的排練中，他們以十足的熱情、幾乎完全熟記台詞的狀態，練習自己詮釋的聖誕故事。H 校長與《標準報》得以提前聆聽，並深受感動。幾天後，這場為 Ginzling 舉辦的降臨節慶祝活動中，學校禮堂裡將坐滿半個村莊的人。「孩子們是全場的亮點，而祖父母們當然也是主要為了這個而來。」H 校長深信：「如果把學校從村莊中拿走，這裡的村莊生活就會隨之消亡。」

### 離婚成為問題

但問題究竟出在哪裡？提洛邦教育局在回覆《標準報》詢問時指出，僅有極少數學生的學校會造成「不成比例的高成本」。此外，教育

層面的考量也被認為不利於極小型學校，因為「常見的教學方法，如分組學習與專題式學習」，在僅有少數學生的多年級班級中「難以實施」。學習內容原則上應主要與同齡學生一同完成。因此，作為學校設立與維持單位的市鎮被「要求」啟動學校關閉的相關程序。

多年來，人們一直嘗試讓居民留在村中，甚至特地為年輕的 Ginzling 人興建社會住宅。「孩子確實出生了，但之後還是會出現離婚的情況，或是有人選擇搬走。」這位地方代表如此說道。他也清楚自己的村莊並非世界的中心：「有 90% 的人必須在 Ginzling 之外工作，而一旦他們在更靠近工作地點的地方找到價格更合理的住房，就會選擇搬過去。」

如果鄰近地區不再設有學校，這種影響將會進一步加劇。村長 Rudolf Klausner 表示：「如今幾乎已經很少有人會說，『我在這裡長大，也一定要留在這裡。』」正因如此，他才如此積極地為這所學校奔走，並表示一旦面臨關閉威脅，將會動用政治上的人脈。「村裡的孩子越少，對所有人來說情況就越糟。」

### 市鎮方面表示遺憾

Finkenberg 市長 Andreas Kröll 向《標準報》證實，依據法律規定，該校「將於明年」停辦，直到學生人數出現改善為止。市鎮代表們對此「深感遺憾」，因此仍計畫與教育事務邦議員 Cornelia Hagele（人民黨）進行進一步會談。

同時，因斯布魯克大學教師培育與學校研究所的教授 Christian Kraler 則主張，只要條件允許，小型國民小學應該繼續保留。至少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，並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礙。他表示：「在義務教育階段，小班制的優勢在於，教師能非常迅速地回應個別孩子的需求，尤其是在他們需要特別關注時。」教師能直接掌握學習狀況，「他們始終能看到每一個孩子」。無論如何，並沒有證據顯示小型學校的教育成果較差。不過，關鍵前提在於，教師必須根據極小班級的特殊情境，調整自己的教學方法。

### 與 Mayrhofen 組成團隊

在 Ginzling，這往往是以圍成圓圈的方式進行。H 校長表示，這

是「最理想的混合形式」。她對學校的日常運作讚不絕口。一方面，孩子們學習態度十分專注，並從清楚的結構中受益：「在這裡，他們幾乎不會被任何事情分心。試著和 25 個孩子一起圍坐讀一本書看看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。」此外，這 5 名 Ginzling 的國民小學生也絕非「與世隔絕」：「他們仍然接觸得到另一個世界。當我們和 Mayrhofen 的學校一起前往因斯布魯克時，Ginzling 當然也會一同前往。」

教育部長 Christoph Wiederkehr (Neos 黨) 的一名發言人也指出，建立學校群組是一種「避免小型學校關閉的永續替代方案」。透過這種方式，例如可以共同使用基礎設施。校長表示，儘管 Mayrhofen 與 Ginzling 並未正式組成學校群組，但這樣的交流實際上早已在日常中持續進行。

她並強調：「只要我還擁有像 Egger 這樣為孩子們付出一切的老師，這學校就有其存在的意義。當他打電話告訴我，願意接手 Ginzling 的這個班級時，那對我來說是非常美好的一天。」那麼，這位老師是否對這個村莊及其孩子們懷有某種責任感，即使他甚至並不住在當地？「老實說，是的。我之所以願意繼續在這裡工作，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不讓才 6 歲的孩子每天就得往返 Mayrhofen 上學。」

Egger 之前就在那裡任教。若搭乘校車，Ginzling 的孩子前往 Mayrhofen 約需 20 分鐘，且其中部分路段在冬季行車相當困難。若 Egger 有一天因病缺勤，也會由 1 名教師從 Mayrhofen 前來 Ginzling 代課。

### 「他們互相學習」

因此，在 Ginzling，所有人都期盼這位老師能留下來，也期盼學校能繼續開辦。孩子們在那裡踢足球時，雖然無法組成大型隊伍，但只要老師一起加入，三對三的比賽也能成形。也正因如此，學生 Simon 在冬天仍然可以繼續乘著雪橇上學。若是得沿著邦道一路下到 Mayrhofen，這件事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。

Viktoria 也有同樣的看法，她正從幼兒園接走自己的兒子 Leon。她說，Leon 已經非常期待將來能在 Ginzling 上學。「這裡的相處方式很溫馨，特別是因為年齡混合在一起。他們彼此學習，也會互相照顧。」

教育學者 Kraler 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。他指出，小型學校在社會教育方面具有優勢，因為那裡的孩子必須學會在年齡差異的情況下彼此接近、互動。此外，還有另一個特別支持在小村莊保留學校的理由：「學校具有整合作用。一旦學校消失，年輕世代也會隨之流失，消防隊和音樂團體同樣如此。」

Kraler 表示，這同樣是關乎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：「如果我們希望建立一個穩定的共同體，即使在艱難的時期，也必須創造能讓共同體得以發展的空間。」

因此，他並不認同只從成本角度來看這類學校的做法。誠然，規模較大的學校在每名學生身上的花費較低，「但學校在自己村莊中所扮演的功能不應被忽視。只要情況允許，能夠保留越多這樣的學校就越好。這不只是為了孩子，也是為了那裡的其他居民。」

那麼，孩子們自己又是怎麼想的呢？當被問到對自己學校的看法時，Emily、Marisol、Samuel、Simon 和 Tobias 意見一致，認為如果班上有更多孩子，肯定會「太吵」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

資料來源：奧地利標準報 2026 年 1 月 9 日 Eine Volksschule für das Dorfleben:

**In Tirol droht der kleinsten Schule Österreichs das Aus**

<https://www.derstandard.at/story/3000000299708/eine-volksschule-fuer-das-dorfleben-in-tirol-droht-der-kleinsten-schule-oesterreichs-das-aus>